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九回 朝元洞六魔擾世 靈根寺三道傳功

歷聚仙觀百里許，崖半一洞，名曰「朝元」。前有五仙女其中修道：一名聚氣仙姑，一名凝氣仙姑，一名煉氣、寬氣、流氣仙姑。道修成後，飛升玉府，此洞煙鎖雲封，樹枝低垂，其間已塞越數百載。突有六猿竊入，得仙姑靈氣修成人體，能飛能行，號曰貪塵、嗔塵、癡塵、愛塵、欲塵、不淨老塵。虎踞洞中，凡前山後嶺一切精鬼魑魅等怪皆傾心服之，又兼三萬六千野鬼自鬼王被擒後逃聚於此，亦聽六怪之命。一日，柳精捧獻仙桃一枚，六怪食餘，詢其所自。柳精曰：「此桃乃灌頂山左崖下思聰洞霞衣道士所種也，其味美乎？」六怪曰：「味甚鮮美，爾可再為獻之。」桃精曰：「霞衣道士護守此桃，甚屬謹嚴。前日彼被無量子招飲，故得竊取焉，敢期再獻。」貪塵曰：「不復得此桃入口，心胡以甘？」愛塵曰：「貪此仙桃，原係他人之物爾，又如何能得？」嗔塵怒目曰：「吾等各駕風車，同至洞前，以力取之，有胡不可？」癡塵曰：「倘彼道法高妙，敵之不過，豈不自討凌辱乎？」欲塵與不淨老塵曰：「諒彼一道士耳，安能敵吾之眾。」即命柳精前導，六怪乘風直至洞前，攀桃枝而競摘其實。

霞衣子倏見桃枝震動，知有盜侶出洞，吼曰：「吾桃非凡種可比。爾何精怪，前盜其一，吾未之究，今復來取，決不容爾。」六怪齊聲曰：「爾桃鮮美，差高別種，況乃易生易結之物，非難覓難尋之果，如爾有情，一概與吾，吾不難為於爾，否則不但取桃，且將樹根亦拔之去。」霞衣子曰：「爾誇大言，請來試試，如其道法果能勝吾，吾願盡取以獻。」六怪曰：「可。」嗔塵忙駕妖風直逼洞前。霞衣子揮之以塵，嗔塵目內若有針刺，墜於灌頂山腰。癡塵忿氣前來，霞衣子仍揮以塵，不動，暗思此怪道法較高於彼，急以五龍掌訣拋去。癡塵見得龍繞空際，金光亂射，方欲取鐵鋤鏟敵之，早被龍爪一抓，又復墜下。貪塵、愛塵、欲塵同升雲裡，各舞寶器，霞衣子擊以所煉之道堅石，三怪墜亦如前。不淨老塵乘風起舞，化作三頭六臂高大身軀，一手執真銀鍊，一手執意魔杵，與霞衣子酣鬥不已。

霞衣子知其妖法甚高，暗執聚氣神鞭，以待是怪。殊意神鞭剛近，驟為真銀鍊捆束去矣。霞衣著急，忙取定心杵向怪拋之，怪以意魔杵回手擲去，霞衣下墜，望北奔逃。不淨老塵急力追逐，適被華蓋洞心明老道所見，知是霞衣子戰怪，向這被逐而來。乘雲上前，隱霞衣於身後。怪至，老道曰：「爾盜彼桃，只為其厲，其理安在？」怪曰：「彼誇口在先，謂能勝彼者以桃獻之也，於我何尤？」老道曰：「爾輩無容與爭，吾洞仙桃百樹，如能勝吾，願並獻之。可乎？」怪曰：「如是不難。」遂將意魔杵向老道當頭擊下。老道口吐清氣，氣化為田，轉眼間又化為海，其杵直墜海內。怪見杵已墜去，復擊以真銀鍊，鍊又墜入。怪曰：「吾寶盡矣，且問此海何物所化？」老道曰：「吾之煉道，心清而氣清，氣清而神凝，神凝氣大，故成深海。」

不但爾之意魔杵、真銀鍊吾能容納，即天地之大，寒暑相推，以及八卦五行，皆能納吾海底。」怪聞駭甚，俯首而逃。老道急將清氣吹滿四面，怪無藏身之地，東馳西奔，向意馬洞而潛焉。老道見怪遠去，送霞衣子回洞，霞衣子即拜老道而師事之。

不淨老塵得潛意馬洞中，忙命柳精呼回五怪。五怪至，各相怨悔，首怨貪塵曰：「非爾貪此仙桃，安得挫辱如是？」貪塵曰：「我心雖貪，無如愛塵之愛。」愛塵曰：「如嗔塵不怒氣勃勃，又何必至此乎？」嗔塵曰：「是皆不淨老塵之誤我輩也。」不淨老塵曰：「非我誤爾，凡一切挫辱，皆自癡塵招之。」欲塵在側曰：「吾等勿相怨悔，不若統三萬六千野鬼，遍擾世界以壞道門。」不淨老塵曰：「而今闖道為急，紫霞統領群仙，擁護三緘，如何能當其銳？」貪塵曰：「吾等一遇三緘，當即下手，或暗奪其魄，或生吞其魂，待紫霞輩知之，三緘之軀已敗矣。」不淨老塵曰：「如是，吾統野鬼遍尋三緘誅焉。」剛起妖氣，被普光老衲一塵，盡化為黑氣。

是時，須無真人坐於珠光寶座，慧目遙視，倏見天半黑氣凝結。真人口噓清氣，吹散如雨，各分東西南北而去。袖中默會，知是三萬六千野鬼各地投生，後為三千六百旁門以壞大道者，急以手訣招轉，落於虎噴山下。祥雲駕動，來至八卦臺前，叩請老君。老君登臺，詢及須無曰：「爾之叩吾，所請何事？」真人曰：「大道淪亡，野道縱橫於天下。承老君曩日招聚諸仙，欲為闡明，俾野道無由逞其異術。紫霞領命，命虛無子脫化塵世，俗號三緘，道尚未闡絲毫，一切水怪山精紛紛擾亂。老君何弗圖持太極，四方揮動，使諸精怪化為烏有，令三緘不受擾攘，得以悠游歲月，將功辟成，引世人而入此大道之中。野道消除，正道復位，世無旁竊，而仙班廣集，豈不美哉？」老君曰：「聆真人言，望道之明至矣切矣。顧道不磨則不精，如玉之韞於石也，只成為玉，名固美甚，究之頑然一物，毫無可取，必置諸沙石之內，愈磨愈精而器始成。三緘之投生人世，正石中玉也。若不磨以山精水怪，其道何由而成乎？」真人曰：「老君之言固是，特恐以仙子根底，誤入異道，愛之實以害之。」老君曰：「道不易成，欲成上品，要必金剛百鍊，即子之磨難歷餘，乃成真人，所以經萬古而道身不壞者，胥是道耳。」須無領老君教，退歸洞府，常遣仙子雲遊四境，以護三緘。

三緘自離鄉井，行有月餘。一日，謂其僕曰：「前此幸得聚仙觀安享數十日清閒，此次奔走路途，但願所遇之人勝於聚仙觀之老道，所安之地勝於聚仙觀之幽雅，庶不負道游一料也。」僕曰：「公子為道訪友，上天必佑其人，其地諒有以過之。」主僕談論至茲，忽聞松濤細卷。三緘曰：「是聲也，胡為乎來哉？」僕曰：「前面萬山聳翠，林木森森，一帶同巉崖，挺立如削，不知屬何地界，奇特若斯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可訪之。」僕於是別卻三緘，由坦道西行。行約數里，遇一樵子負薪而至。僕詢其地，樵子曰：「是地為萬仞山，山多松柏，其中仙子常常遊玩。左有光耀洞，右有光明洞，前有含珠洞，後有衲子洞，皆古來仙子修真之所。予採樵山中，或聞漁鼓聲聲，或聞言詞侃侃，究不知人居何處。惟於昨日在光耀洞前，得遇二少年相奕洞外，見吾不言不笑，吾亦不暇問之，諒皆仙子類也。但爾訪問是地，殆欲遊玩此山而不知去路者歟？」僕曰：「吾僕人也，從主遄征，游至於此，東西南北，莫知其向，故遇君而一詢耳。」樵子曰：「若然向東耶，則青氣為郡；向南耶，則赤帝為城；向西耶，則白帝鄉在焉；向北耶，則黑水江在焉。」僕則曰：「何條路經由山而過？」樵子曰：「路由東去，即過是山。」僕得其詳，轉告三緘。三緘聞是山之奇，決意東行。僕阻之曰：「山高林茂，必潛鬼怪。倘如前此所遇，又多一番驚恐也，為之奈何？」三緘曰：「吾不畏之。」僕不敢傲，隨主緩緩由麓而登。轉折迴環，頃至山半，見一廟宇，萬瓦鱗鱗，一派金光，時射林表。三緘喜曰：「有茲蘭若，不讓聚仙觀之幽賞也。」征鞭急舉，不時已到廟門。門外一坊雕龍刻鳳，上題三大金字曰「靈根寺」。三緘信步竟入廟中。有小道童阻其行曰：「爾乃凡夫，焉敢入吾仙府？」三緘曰：「遠方客子途程偶誤，暫借寶庵一宿，有何礙乎？」道童曰：「爾言亦是，待吾稟告師長，准進則去，否則他去，不可滯滯於斯。」三緘然之。道童入，移時出曰：「仙子原不棄人，准爾暫宿西廂，毋得步履亂行，私窺異室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豈俗子哉，入人室而濫窺如盜乎？」道童曰：「如是，爾隨吾來。」三緘主僕即隨之入，直到西廂，階前數十盆花，微風過處，香氣沁人肺腑。道童獻茗後，款以齋供。主僕餐已，道童曰：「廂內草榻，君其臥之。」言畢而入。

三緘主僕掃榻安眠，轉瞬間僕已睡熟矣。三緘暗想為求道計身離桑梓，未能孝盡庭幃，所恨歷遍征途，良友弗遇，欲得金蘭之訂，同修大道，不知何時。右計左思，忽然入夢，魂遊廂外，見十數道童手持燈檠，後隨廿餘道士，道冠道服，竟向東去。三緘於是暗尾其後，行約數武，遙聞室內有唱名聲，側耳聽之，隱約莫辨。三緘此際欲進不可，欲退不能。忽一道童由西而來，驚詢三緘曰：「子為誰？到此何事？」三緘告以求道之由。道童曰：「爾欲求道不得進身，今夜來茲非偶然也，可隨吾入，隱隱窺之，毋得聲張，致乾不便。」三緘喜甚，偕道童入門，瞥見堂中燈炬輝煌，道士環立兩旁，若有所待。

無何，門扉大展，三老道品身而出。眾道士叩首畢，老道詢曰：「俱來乎？」道士齊聲應曰：「來矣。」老道曰：「今夜佳辰傳功之吉，爾等環侍，待吾登座，先以意傳，繼以言傳。能設略者，照茲而學，即是入道階級；不能領略者，俟諸異日，佳辰如到，又為傳之。爾等宜靜意凝神以窺之。」眾道士復各稽首者三，環立如鵠。但見三老道不疾不徐，一坐鐵鼎中，一坐鼎左，一坐鼎右。靜坐片刻。鼎中老道面忽生毛。三緘暗自訝曰：「老道傳功，何以毛生滿面？」甫思及此，老道已化為猿，跳舞鼎中，然鼎

窩甚淺，若不勝其跳舞，竟由鼎內躍出，在東廂旋轉不止。左一老道化為美人，手捧瑤琴，其音裊裊，猿見不捨，常戲弄於身側。美人弗堪彼擾，倒地化為石缸，缸內酒氣飄香，猿見而俯首吸之。吸已，如醉如癡，身不自主。

俄而酒缸化為烏有，猿亦跳舞依然。右一老道化作金銀財寶，猿見而拾，其貌喜不自勝。廂外來一巨人，與猿爭奪，猿不服，而相格鬥。相拒良久，巨人力怯，意欲奔逃，被猿一腳飛來，早將巨人踢倒，化為老道。猿仍歸鼎，亦復本像焉。眾道士曰：「師之傳功，示於色色形形，究不知猿屬何物？」鼎內老道曰：「猿者，心之所化也。欲入大道，先將心猿係著。心猿安穩，見酒色而不戀，遇財氣而不貪，靜鎮如山，然後大道可入。吾之示汝等以行色者，原屬當場指點也。大凡心思一亂，即有外緣以擾之。道本在心，心存則道存，心放則外緣至。學問之道，求其放心者，即此之謂也。」言罷。眾道士退。

老道忽見三緘而謂之曰：「爾肩闡道之任，宜入學道之功，吾之傳功而爾得見者，亦爾緣也。」三緘方欲進究，老道啞然一聲，倏忽不見。

一夢醒來，舉目視之，乃在光耀洞中，主僕向榻而臥者也。忙呼僕起，負得行李，繞山而去。